——连接不同的眼睛,看见同一个世界。

■策划/统筹:李青

青葵
广东省作家协会指导
总期数 16
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

红月亮

中秋晚饭后,开车到纽约长岛海边等月出。不一会儿,月亮从万顷波涛上升上来了,圆圆的,红红的,一道倒影浮在海中。一艘游船从中穿过,灯光是金色,倒影也是金色,同月亮的颜色形成夺目的反差。现在,我确定我没看错,天上的月亮和它在海中的倒影俱是红色的。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遗憾的是效果不佳。我在心里和月亮约定,明天还来。

第二天傍晚,我带着单反相机返回同一个地点,月亮依约升起,依旧是圆圆的,红红的——红月亮竟接连两天在同一个海面出现,颇有意味。

这一次,我拍到了分辨率颇高的红月亮,遂把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分享,没想到三个地方的朋友看到的月亮各有不同,使我萌生了一些思考。

加州朋友留言:"加州烟雾缭绕,今晚的月亮是红的。为什么长岛也是红月亮?"匹兹堡朋友说:"美丽的大月亮颜色与你拍的很不一样。你是加了红色滤镜拍的?"波士顿朋友表示:"我这几天在波士顿看到的月亮的确是不红的。"那么,中秋夜并非所有人都看到了红月亮。

古人有诗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如果不是同一青山,同一云雨呢?我去过匹兹堡,那里有山无海,我和朋友看到的景观是山与海之差别。波士顿倒是在海边,但朋友可能不在海边看月亮;即使在海边,和我眼里的波涛也分属不同的海面。明月在两乡看起来确实不一样了。加州的朋友也看到了红月——也许是加州的烟雾使月亮变红了。而我在长岛看到的红月亮,则是这里中秋节特有的海之气把月亮变红了吧?更有"一切景语皆情语"之说。相由心生,同一轮月亮,因人的本心之不同而"相"不同。事实上,月亮只有一个本相。月球是宇宙中的微尘块,本身并不发光,若非是反射阳光,肉眼看不到它。此刻,在反射光线到达此地之前,一部分光谱被过滤掉了,所以呈现红色。

我不禁想到俗世,有多少红月之谜象,又有多少的反射、折射、过滤和遮挡!

世事纷繁,同一个"红月",千人生千相,莫衷一是;同一件事,派生出完全不同的解读,致使价值观异化,人以群分。有些时候,信息爆炸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上下知天地,纵横识人事,殊不知视角被无法消化的信息挤压,真实被虚假遮蔽,眼光反而变窄,人变得偏执了。随着年岁增长、经历增多,人往往自以为对世事看得更透彻了。可面对同一件事,各人认定的事实却可能大不相同。经历既可以加强判断力,也可以使人更深地陷入蒙蔽。有的人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离真实越来越远了。

这就如不同地方的人看到的月亮不一样。

月亮始终是同一个,它表面的地形沟壑不会变。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只是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侧面而已。人世看不透,至少月亮的颜色应当看明白吧。若如此,人也许可以找到共同的切入点,来面对纷繁的世界。

我抽离人群,站在海边,看着月亮,沉醉于月亮的美丽之中。多少月虚月盈,多少年华逝去,多少流水逝去。月光下的大洋,流而不逝。



●作者简介

蔡维忠(美国)

现居纽约长岛。理科博士,哈佛博士后,出版散文、随笔集等,获《上海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

蓝色郁金香



在我家不远的街拐角有一间便利店。这种小店在多伦多颇为常见,除了供应日常的蔬菜和水果外,还兼卖各种鲜花。店主人经常把插满花束的水桶放在街道边,除了玫瑰、康乃馨、和百合,最常见的还有五颜六色的郁金香。

郁金香光滑直立的茎上有着饱满丰厚的绿色叶片,那红的、黄的、粉色的杯型花朵各自簇拥成一束,每种颜色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其中,蓝色郁金香尤其吸引我的目光。每当我看到那些蓝色郁金香,都会想起比尔。比尔生命的最后一天,收到的也是一束蓝色郁金香。

"护士,护士!"比尔的病房靠近护士站。每隔一个小时,比尔床前的铃声就会准时响起,他焦躁的呼喊声常常让人坐立不安。

那天当我拿着止痛片走进他的房间,病床上的他放下手中的书,急急地吞下了药片。"这已经是我可以给到的最大剂量了。"我不得不向他再一次解释。他看了我一眼,无奈的目光里有种深深的疲惫,额前卷曲的黄色发梢无力地耷拉着,消瘦晦暗的脸庞上毫无血色。"谢谢你!如果没有这些侦探小说,我不知道怎么可以熬过每一分钟。"他咬了咬嘴唇,向我叹了一口气。比尔的止痛药需要间隔一个小时,他每次都是盯着墙上的时钟,分毫不差地开始按铃。

没有人可以抱怨比尔,他的肾癌已经扩散到了骨骼,即便作为护士,我也很难想象他正在忍受怎样痛苦的煎熬。比尔自从入院以来就没有下过床,大小便失禁,甚至连翻身都困难,大夫说他去日不多。

他合上书,平静地对我说,他已经选择安乐死,下周会执行。 我猛地睁大了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想张口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比尔的选择在加拿大是合法的,可比尔只有五十出头……经常来看望他的妻子和女儿,不知道她们会有怎样的感受。我有点茫然地看着他,但只能职业、机械地回复:"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我尊重你的选择"。

比尔看了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轻轻地吐出。"我已经和癌症斗争七年了,从去年起我就不能再走路了。我的脊背和腿每天都像有无数个蚂蚁在爬,疼痛让我苦不堪言。医生说我最多只有半年的时间……"他说完后如释重负,将头向后倚在枕头上。

"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怎样的?"鬼使神差般我不知道怎么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许潜意识里我依旧希望引出他对生活的留恋?他眯起眼睛,微笑地望向满是阳光的窗外,"我曾经有一艘小船,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钓鱼。我也忘不了开车和家人一起愉快旅行的日子。"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愉悦。见我还站在他的床边,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尽力了……"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决绝。

比尔走的那天,他的家人来到了医院,围在他的病床前,轻声地与他告别,从容间有种刻意的平静。除了蒂姆霍顿的咖啡和甜甜圈饼,比尔的妻子还按照他的要求带来了一束蓝色的郁金香,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蓝色并不是郁金香天然的色彩,有着人为赋予的冷静与雅致。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种方式的离开,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但比尔家人最终选择尊重他的个人选择。那一刻,我看着那束蓝色郁金香,感到特殊的告别背后,也可以闪动尊严与爱。



●作者简介

静语(加拿大)

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免疫学硕士,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作品曾获中国青年诗歌大赛奖及入围美国法拉盛诗歌节等。



●作者简介

鲁鸣(美国)

现居美国吉尔伯特。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医学系艺术哲学双硕士,原花旗银行风控副总裁,网络诗刊《橄榄树》创办人之一。出版《背道而驰》等七部著作,作品多次获文学奖。

故乡家园

好奇是坐标,在非正态分布里
音乐响起,你远视眈眈
用最火红画面将我吞没,安放此地
荒野空旷无人,新水改变河道
涌进沼泽地,宛若死海
你一定会说,这是为了报复自己
我的回答是保护自己
这两字之差,让我想起了诗人骆一禾
路很长亦很短,是结尾也是开始
总是持续而不能预测
存在与虚无里,时间很锋利
把我割碎组合,再次上路和你相会
四十万英里的海岸线,曲折蜿蜒
我看到了你的曙光和跳跃
回到童年,回到最初的你
在十字架上,在故乡家园里

春光乍泄

因为一栋孤独的房子
空气从寂寞中穿越
守家的猫,正好奇地盯着你
不需要理由,生命里所有相遇
都是春光乍泄的证据
一场突如其来的梦
总发生在当下
被阳光抚摸的瞬间
来回温暖,蓝天带来的浪漫
从沙漠到都市,单刀直入
如同闪电,做自己的王者
一个人,深爱每个角落的光亮
即使在冬天,在冰雪的屋檐